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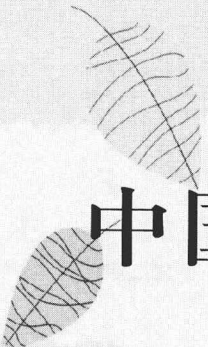
● 皮朝纲 著



中国古典美学思辨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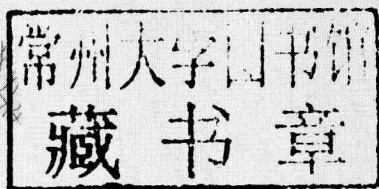


香港新天出版社



中国古典美学思辨录

皮朝纲 著



 香港新天出版社

新天版权
翻印必究

新天精品
中国古典美学思辨录

作 者：皮朝纲

出版发行：香港新天出版社

地 址：香港 荃湾 德士古道 168 号

成品尺寸：145mm × 210mm

印 张：13

版 次：2012 年 5 月第一版

书 号：ISBN 962 - 468 - 289 - 5

定 价：45.00 元



第二，对于学术研究，我是先天不足的，从知识的积累上说，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我都知之甚少。

在1990以前，我只有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和写作——利用星期天、节假日、晚上、中午、寒暑假等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只是在1990年转入专职教师队伍以后，才有了比较充裕的时间，来读书和进行学术研究。

我在1990年以前，利用业余时间读书与写作，兼搞教学与科研，要承受相当大的压力。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下，有的同事就说，领导干部兼搞教学、科研，是不安心本职工作，是为自己“留退路”，是一种个人主义。我当时则认为，我们党正在逐步废除干部使用上的终身制。因此，行政领导干部便面临着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的去向问题。兼搞教学、科研，便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难题。一个人在不担任领导职务后，可以从事教学、科研工作。那么，这样的“留退路”，是应该留的。我当时还认为，如果自己学有所专，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内行，这对于自己做好行政领导工作，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应该的。这并非是什么“个人主义”。因此，我把在业余时间进行读书、写作，当作做好工作的需要，作为自己生活的需要。

但是，我当时的这些认识和做法，并不能得到理解和支持。1990年，我从校领导岗位退下来的时候，有一位老同事找我“谈话”时说：有人说你不安心行政工作，不抓工作，把主要精力用在科研上，所以才写出了不少文章，出了书。我对他说：我是在完成了自己的岗位工作的前提之下，利用业余时间写作的。他说：有哪个人能够证明你是利用业余时间写作的呢？又没有在你家里安上摄像机，录下你的情况！对于这种提问、质疑和“逻辑”，我吃惊，感到不可理喻！

总之，从上述两点可以说明，我在学术研究上的起点是不高



第二，对于学术研究，我是先天不足的，从知识的积累上说，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我都知之甚少。

在1990以前，我只有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和写作——利用星期天、节假日、晚上、中午、寒暑假等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只是在1990年转入专职教师队伍以后，才有了比较充裕的时间，来读书和进行学术研究。

我在1990年以前，利用业余时间读书与写作，兼搞教学与科研，要承受相当大的压力。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下，有的同事就说，领导干部兼搞教学、科研，是不安心本职工作，是为自己“留退路”，是一种个人主义。我当时则认为，我们党正在逐步废除干部使用上的终身制。因此，行政领导干部便面临着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的去向问题。兼搞教学、科研，便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难题。一个人在不担任领导职务后，可以从事教学、科研工作。那么，这样的“留退路”，是应该留的。我当时还认为，如果自己学有所专，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内行，这对于自己做好行政领导工作，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应该的。这并非是什么“个人主义”。因此，我把在业余时间进行读书、写作，当作做好工作的需要，作为自己生活的需要。

但是，我当时的这些认识和做法，并不能得到理解和支持。1990年，我从校领导岗位退下来的时候，有一位老同事找我“谈话”时说：有人说你不安心行政工作，不抓工作，把主要精力用在科研上，所以才写出了不少文章，出了书。我对他说：我是在完成了自己的岗位工作的前提之下，利用业余时间写作的。他说：有哪个人能够证明你是利用业余时间写作的呢？又没有在你家里安上摄像机，录下你的情况！对于这种提问、质疑和“逻辑”，我吃惊，感到不可理喻！

总之，从上述两点可以说明，我在学术研究上的起点是不高



的。我是在有限的时间里读的书，知识是很有限的。要我讲“学术道路与人生追求”，很有可能是一些肤浅之谈。

但是，对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领导的召唤，我不能推辞。我今天来作个中心发言，汇报一下我的读书和研究的情况，让大家了解我，帮助我。

下面，我先汇报一下，对于中国古代美学的学习和研究，我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文艺理论、从中国古代文论的角度，转向、切入中国古代美学的研究的。

在“文化大革命”前，在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我喜欢文艺理论这门课程，还参加过一些教学活动，后来又喜欢读中国古代文论的书籍。“文化大革命”后，在70年代末，我开始中国古代美学的学习和研究。

第二阶段，是侧重于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的学习与研究。

我在学习与研究中国古代美学、特别是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过程中，深感中国古代文艺美学同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的联系，太密切了。我体会到，在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中，除少数美学著作和论述带有内在体系，因而具有分析性和系统性外，多数都是文学艺术家、思想家的创作实践和欣赏经验的总结，并且常常是一种描述性的，带有很强的直观性。我还体会到，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基本特点之一，是突出地表现出重审美中的体悟的倾向。因此，中国古代文艺美学，非常重视艺术创作和欣赏活动中审美主体那种独特的审美体验和感受。这样，不少美学著作和言论，都涉及审美心理学的内容。而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的内容，则成为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就转入侧重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

第三阶段，是侧重于佛教禅宗美学的学习和研究。在这个阶



段，开始是侧重于禅宗与中国古代美学的关系的思考，后来才是进入禅宗美学本身的诸多问题的研究。

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后期，我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深感佛教文化（特别是禅宗文化）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影响，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都是深刻的。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中国古代美学的研究中，对禅宗与中国古代美学关系的研究，却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扩大研究的领域。

到了上个世纪 90 年代的初期，学界开始重视对禅宗与中国古代美学的关系的研究，但禅宗美学本身的诸多问题，比如禅宗美学的性质是什么，它有哪些基本特征，有哪些主要内容，有哪些重要范畴，其美学逻辑结构是怎样的，其美学思想的历史发展线索是怎样的，等等，还缺乏明确的、深入的论证和阐述。我就把学习和研究的重点，放到了禅宗美学本身的探索上面。

需要说明的是，我对禅宗美学的研究的出发点，是为了从一个方面去全面地、深入地认识、研究中国古代美学，始终把禅宗美学作为中国古代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研究。

上述三个阶段，是大致划分的。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我的步伐是缓慢的。关于对中国古代美学、佛教禅宗美学的认识，也是逐渐深入的。我想把我对中国古代美学和佛教禅宗美学的基本观点，简约地陈述于下，以便得到大家的帮助。

一、关于中国古代美学：主要陈述三点。

（一）中国古代美学是一种人生美学，它的审美观念的确立，是以人为中心，基于对人的生存意义、人生价值、人格理想、人生境界的探寻和追求，旨在说明人应当有怎样的精神境界，怎样才能达到这种精神境界，从而生活得有价值和意义。

中国古代美学的思想体系是在体验、关注和思考人的存在价



值和生命意义的过程中，生成和建构起来的，它具有极为鲜明、突出的重视人生并落实于人生的特点。

（二）中国古代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人生美和艺术美。如果说，人生论是中国古代美学的哲学基础，是孕育和形成中国古代美学的文化土壤，那么，人生美则是中国古代美学的根和干，艺术美则是中国古代美学的花和果。对人生美与艺术美的研究而形成中国古代美学独具特色的人生美论和艺术美论。

（三）中国古代美学具有以“味”为核心范畴，以“气”、“意象”为基本范畴的美学思想体系，体现出中国古代美学的体验性特征。

二、关于禅宗美学：主要陈述三点。

（一）禅宗美学有着十分独特的性质，它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美学，也不是一般的艺术哲学，而是对人的意义生存、审美生存的哲学思考，或者说，它是对生命存在意义、价值的诗性之思，是对于人生存在的本体论层面的审美之思，因而在本质上是一种追求生命自由的生命美学。

（二）人生—生命哲学是禅宗美学的理论基础。禅宗特别“重人”、“贵生”，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禅宗美学具有丰富的人生意蕴，鲜明的人文特质。

（三）“禅”（心）是禅宗美学建构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禅宗把禅（心）作为本体范畴，以“立心”在“禅”的本体上建构了心性本体论。

“道由心悟”的命题，是禅宗美学的纲骨，它把“道”、“心”、“悟”等重要范畴有机地、内在地组合在一起，呈现出禅宗美学思想的逻辑结构。

以上，我很简约地陈述了我对中国古代美学和佛教禅宗美学的基本观点。



从我所走过的学术道路来看，有一点或许对有的同学和朋友有一些参考意义：就是在不断的学习、研究中，要注意培养和增强问题意识，以便能不断发现新的问题，以便能及时提出新的研究课题，使自己的学习和研究领域更加开阔一些。

回顾我所走过的道路，有三点是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在学术研究上，要走求新之路，在求新中探索；要走务实之路，在务实中跋涉；要走尚学之路，在尚学中迈步。下面，我就这三点作一汇报。

一、走求新之路——在求新中探索

在学术研究中，我想得比较多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让自己能保持比较旺盛的探索精神，能不断扩大自己的视野，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那就是必须以求新作为自己研究的立足点。下面我介绍两点体会。

（一）在摸索、实践中，我总结出了一条对我很有用的治学之路：就是在学习和研究进程中，要督促自己不断发现新的问题，一定要在此基础之上，提出新的研究课题，作为一个阶段学习、思考和研究的重点，并且要抓住不放，以期有所收获。有一位老师曾对我说过，对于一个研究课题，应该紧紧抓住不放，就像民间所说的那样，“瞎子打老婆，揪住就不放”，不达目的，绝不松手。

我接触过一些年青的朋友，他们思想活跃、敏锐，喜欢质疑，常常能提出新的问题，这是非常可贵的探索精神；但是，也往往存在这种情况：对第一个问题，才刚刚开了个头，又马上提出第二个问题，去进行新的思考，于是把第一个问题搁置起来；在第二个问题已经起步的时候，又想到了第三个问题，于是又把第二个课题放置一边，去思考和研究第三个问题。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使每个问题都思考得不深入。



在1994年出版了《禅宗美学史稿》以后，我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我清楚知道了它的不足。如何把这个课题的研究继续深入下去？

在学习和思考中，我逐渐明确起来：要把禅宗美学的独特性质、主要范畴和嬗变轨迹，作为研究的重点，其中又要把探索“嬗变轨迹”作为主要目标。那么，应该如何着手呢？

我细细思考了一下隋唐以后禅宗独盛，以及南宗与北宗之间顿渐之争的历史，对于这段历史，后人往往是偏弘南宗，而忽视北宗。这反映在禅宗美学研究中，就往往只提南宗，而不提北宗。

这符不符合历史真实呢？历史的真实是：北宗实际上是初方便，南宗实际上是向上工夫；北宗应居于前，南宗应居于后。有一位学者打了一个比方：如果说，南宗高于北宗，就如像一个人站立于塔顶，这样，站立于塔顶的人，自然是高过于塔；假如将塔拆除，那么，这个人仍想依照原来的高度，站立在那里，不是要悬空而立么？因此，南宗之高于北宗，正如人站立于塔顶，必须是先有这个塔，然后这个人才可以站立于塔顶，而高于这个塔。所以，在禅宗美学思想的研究中，应该给北宗禅以应有的地位。

基于这样的思路，我给自己提出了研究禅宗的南宗与北宗在美学思想上的异同，进而探索一下北宗禅在美学思想上的特点。这是一个新的课题，是学界尚未论及的课题。

完成了《南能北秀美学思想异同论》这个课题之后，我的思路打开了：从南宗禅代表人物惠能与北宗禅代表人物神秀，在美学思想上之异同，可以看到南宗与北宗是分别继承、发展了“东山法门”的美学思想，这样，我又给自己提出了研究禅宗初创期——“东山法门”的美学思想的新课题。



在完成了撰写有关“南能北秀美学思想异同”的比较，和“东山法门”的美学思想的文章之后，我又萌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无论是慧能，还是神秀，他们都是早期禅宗向中国式禅宗过渡期中的重要阶段，无论是慧能的禅学及美学思想，还是神秀的禅学及美学理论，都带有在这一过渡时期中不可避免的色彩。

自从马祖道一开创洪州宗以后，中国禅宗便进入了由早期禅宗过渡到中国式禅宗的新时期，也就是由早期禅宗过渡到自洪州宗兴起以后的禅宗的新时期，南宗禅学也由前期（即慧能—神会时代）转入了后期，马祖禅成了中唐之后的南宗禅学的正脉。那么，南宗禅学及其美学思想，是如何由前期向后期发展演变的呢？其演变轨迹有何特点呢？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新课题。

经过进一步的探索，使我明白：马祖道一对南禅门人所普遍认同、而且经常使用的著名命题——“即心即佛”作出了新的诠释，并且在他晚年提出了与他早年所主张的“即心即佛”相悖的命题——“非心非佛”。可以说，从慧能、神会一系的“即心即佛”到马祖道一的“即心即佛”，再到“非心非佛”的转换，展示出南宗禅学及其美学思想嬗变的轨迹。根据这一认识，我写出了《从“即心即佛”到“非心非佛”：南禅美学思想嬗变轨迹》。

之后，我又发现和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在中国禅宗史上，马祖道一开创的洪州宗与石头希迁创建的石头宗，曾双峰对峙，对中国禅宗的传承与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他们都直承慧能宗旨，倡导即心即佛，明心见性，并以自己的独特学说与修行实践，开拓了中国禅宗历史的新局面。相对而言，马祖道一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实践型的禅门宗匠，而石头希迁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学者型的禅门大师，他毕生注重哲学沉思，强调对教内教外文化的兼收与整合，把知解与证悟统一起来，自觉地保持宗教应有的特色，为禅宗的生存与发展寻找到深层次的自我约束机制。石头



希迁的禅学与美学思想，表现出一种十分明显的文化整合意识，对后来禅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那么，石头系的禅学与美学思想，在文化整合方面，与马祖系有哪些不同的色彩呢？于是我转入了探讨石头系在文化整合、特别是在汲取华严宗和华严学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写出了《文化整合与石头宗美学思想的特色》和《华严教义与石头系美学思想》。

这之后，我又为自己提出了一个需要探索的新课题：中国禅宗和禅学思想在明代发生了重要的转向，它沿着宋元以来所出现的禅净合流的基本趋势向前发展，而且越演越烈。那么，在这一禅净合流的思潮中，明代禅宗美学思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美学思想的走向，有哪些特点？这是值得思考的新课题。查看历史，始由楚石梵琦发端提倡禅净合一与禅净双修，中经临济宗禅师笑岩德宝和曹洞宗禅师博山元来、永觉元贤的推衍弘场，终由晚明“四大高僧”集其大成而形成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有明一代的禅僧，几乎都有禅净合一的思想与实践，由于他们以禅师的身份提倡净土归向，因而使这一时代的禅宗更加衰微。这一时期的禅宗美学思想的走向，也相应地表现出种种特点。我依此思路，完成了《禅净合流与明代禅宗美学思想的走向》。

我举出以上的例子，是想说明：在学术研究中，需要有一种问题意识，要督促自己不断发现新的问题，不断提出新的研究课题，以便让自己能够保持比较旺盛的探索精神。

（二）在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课题中，我比较注意选择那些为前人、当代人没有研究过的课题，或者为学界谈得比较少而对揭示中国古代美学的独特品格和嬗变轨迹很有意义的课题。

我这样做的意图，是想督促自己走一条需要花大力气才能取得收获的治学之路，并尽力提出一点新的看法。当然，新的看法不一定就是正确的看法、全面的看法。我只是力图在新的探索中



有所前进。

在研究禅宗美学史的过程中，使我体会到：禅宗美学在创建、形成与不断发展的历程中，曾汲取、整合过传统佛教的思想因子，也曾吸收、整合过早于它所创建的天台宗和华严宗的思想因子，而且它又与天台宗、华严宗在美学思想上，有过交互影响。但学界尚未对天台宗、华严宗的美学思想进行发掘，在佛教美学领域，还是一个亟待开发的处女地。

我把华严宗美学思想、天台宗美学思想作为自己研究的新课题。在对天台宗美学与华严宗美学的初步学习与研究中，使我感受到，天台宗与华严宗的美学思想，确实有着它们丰富的内涵与显著的特色。我提出了：天台宗、华严宗与禅宗的美学思想，都曾以它们自己独特的美学形态，体现出中国古代美学的特色。如果说，禅宗美学是以探究生命的奥秘为目的，从而以生命美学的形态，体现出中国古代美学的特点，那么，天台宗美学则是以叩问心灵的本真为归宿，从而以心灵美学的形态，体现出中国古代美学的特质；而华严宗美学则是以追寻境界的完美为宗旨，从而以境界美学的形态，体现出中国古代美学的特色。

我在翻阅我国近代高僧太虚的佛学著作时，读到了他直接论述佛教美学与佛教艺术的论著。在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和中国近代佛教美学思想史上，太虚在倡导“人间佛教”时，曾对佛教美学问题，作过专题讲演，应该说他是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上，第一位、甚至是惟一的一位，对佛教美学发表过具有独到见解的人，对中国佛教美学这门学科的建立，具有不可磨灭的开创之功，应该得到肯定。但学界未曾提出和研究过太虚有关佛教美学的论述。

我就把“太虚与佛教美学”作为自己研究的新课题，提出了自己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扩大了佛教美学研究与中国近代美学思



想史研究的范围。

以上是我汇报的第一个问题，要在学术研究上走求新之路。下面，汇报第二个问题。

二、走务实之路——在务实中跋涉

我1954年从四川师范大学毕业留校工作以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中文系工作，在学习专业知识、进行科研实践上，曾得到过一批德高望重的老专家的教诲与帮助，使我终身受益。至今，我对他们怀着深深的敬意。

下面，我汇报三点体会。

(一)我在上面讲到了学术研究要“走求新之路”，但“求新”必须建立在“务实”的基础之上。

在这一方面，老前辈们给了我深深的教诲和很大的启示。

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一批老前辈，诸如汤炳正、屈守元、王仲镛、王文才等知名教授，他们在学术研究上，造诣很深，成就斐然。他们的学术研究，共同体现出一种重实证，材料先行，言必有据的治学精神，形成了一种重文献、求实证的学术氛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蜀学”——大致可以理解为近代以来的人文学术。

我从这一批老前辈身上，看到了一种精神、一种特质，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这就是“实”：他们做人的准则，是诚实；他们治学的态度，是踏实；他们研究的风格，是扎实。

这里，我想讲两件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

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我刚开始在中国古代美学研究上学步，学习走路。在一次与屈守元老师谈心时，他对我说：韩愈说过两句话，“勿望其速成，勿诱于势利”，做学问不能忘记这两句话。屈守元老师引用的两句话，是出自韩愈《答李翊书》。屈守元老师对我的教诲，至今，言犹在耳，终生难忘。这里，要



提到屈守元老师与四川大学中文系的学脉关系：屈老师是四川大学中文系向宗鲁、庞石帚两位老前辈的真传弟子，他很好地继承了向、庞两位老前辈的学术之长，形成了自己实事求是的治学特点。他在文选学和文献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其研究成果，很有学术价值。

事实证明，在做学问上，就是要“勿望其速成，勿诱于势利”，就是要踏踏实实，淡泊名利，长期坚持，才可能有所前进，有所收获。

第二件事：那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期，我在进行禅宗美学研究、出版了《静默的美学》一书后，王文才老师语重心长的对我说：要把禅宗美学的研究深入下去，应该研究禅宗史，研究禅宗美学史，等等。这就是说，要在接触、了解、研究历史的基础上，去思考和研究有关理论问题，使理论研究有丰富的、扎实的材料作依据。这个提醒和建议，非常重要，非常及时，要叫我在学术研究上，走一条务实尚真的严谨治学之路，勿事空论，要言之有据。这对我开展禅宗美学史的研究，起了很大的启示作用。王文才教授的专著，如《杨慎学谱》、《元曲纪事》、《〈白朴戏曲集〉校注》、《蜀桧校笺》等等，都是质量很高的著作，充分体现了求真务实的蜀学风格。

（二）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我的学步——学习走路，是从个案研究开始的。无论是进行中国古典美学研究，还是开展禅宗美学研究，我都是首先把精力放在个案研究上，或者研究一本专书，或者研究一个专家，或者研究一个范畴，在拿下了一个据点之后，再去攻克第二个据点，逐步形成研究系列。

我之所以重视个案研究，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是从我的实际出发，过去在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时候，读书和研究的时间有限，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个案研究，能够坚持到底，见到结



果。加之我的知识积累不多，重视个案研究，可以边学习、边研究，在读书中思考，在研究中进一步读书。第二，是我从老前辈那里受到了很深的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启发。许多老前辈的一本专著，就花费了他一生的精力，凝聚了他一生的心血。其资料之翔实，论据之充分，见解之精当，令人叹为观止，充分体现了务实严谨、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我想，做个案研究，可以训练和培养自己务实严谨的学风。

我的《中国古典美学探索》、《中国美学沉思录》、《禅宗美学史稿》、《禅宗美学思想的嬗变轨迹》，其主要内容，都是从个案研究中产生的。虽然这些成果，还有许多不足之处。

（三）在学术研究中，如何把务实精神落到实处呢？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力主“仰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大力提倡“入山采铜”的精神。老前辈也多次提醒要力戒空疏虚浮，遵循实事求是。

我深知自己在学术研究上的短处：知识有限，先天不足。那么，我只有脚踏实地的对中国古代美学资源、佛教美学资源进行梳理和解读，尽力做到言之必有所据，而且力求证据充分可靠。

我在学习、研究禅宗美学史中，感到晚明“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德清，很有研究价值。他提出的“为学三要”之说——即“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成为17世纪以来三教一体之名言，为后世僧人所遵奉的准则；而他毕生的实践，更是以三教一体的心性说为指南，以禅家的心法遍注儒、道、佛三家经典，对禅宗的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阐释，从而对禅宗哲学与美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还没有人对他的美学思想作过梳理。我就确定了《憨山德清对禅宗美学的贡献及其学术意义》这一研究课题。

憨山德清的著作、由江北刻经处刊印的《憨山老人梦游集》，



一共 55 卷，3084 页。只有在通读的基础上，进行思考，才能形成有关愁山德清美学思想的构架。我只有采取逐篇、逐页通读、摘要的办法，形成了研究提纲。在我看来，这虽然是一种很笨的办法，但心理觉得比较踏实。

把务实精神落到实处，常常离不开做一些笨活路。我举一个例子：一些年青的朋友，在撰写学术论文中，从阅读他人的论著里，发现了一条很有用的材料（但别人没有注明它的来源；或者注明了它的出处，但从文献中又找不到这条资料），他们让我帮助查阅。我并没有其它高明的办法，只有依据一些线索、工具，到原书中去慢慢寻觅，做笨活路。

把务实精神落到实处，就要注意，不要忽视一些重要的属于常识性的、基本知识问题。这是我的老师多次提醒和告诫过我的。有一次，有学生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他说：多年来，在不少专著和论文中，常常引用过这样两句话，“刹那见终古，瞬间即永恒”，到底“刹那”、“瞬间”这两个时间概念，所表示的极短暂的时间有多长？“刹那”与“瞬间”在时间长短上有没有差别？我以前没有留意过这是一个问题。印度的《僧吕律》的解释是这样的：一天一夜为 30 “须臾”；一须臾等于 20 “罗预”；一罗预等于 20 “弹指”；一弹指等于 20 “瞬”；一瞬等于 20 “刹那”。这样推算：一须臾，为 48 分钟；一罗预，为 2.4 分钟；一弹指，为 7.2 秒；一瞬，为 0.36 秒；一刹那，为 0.018 秒。可见，平时人们所说的须臾、弹指、瞬间、刹那，在时间长短上，是有区别的。

我举这个例子，绝不是要求别人都去做这种琐细的工作，只是想说明在学习研究中，不要忽视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常识性的问题。

下面，我要汇报第三个问题。